

西野
古海
編輯

新撰詩文集
上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118

1



文庫11
A1113
/

西野古海編輯

全三冊

新撰詩文集

明治十一年
八月發兌

文江堂藏版

新撰詩文集卷之上

山城 西野古海編輯并批評

論之部

論信陵君

長野豊山

信陵之客大抵皆奇士也、而毛公薛公最賢矣、公子之在趙也、秦攻魏、急而公子不歸、客無敢諫者、二公諫之、余觀其言、卓然出於世俗之表、宜乎公子之傾倒之也、如公子者、可謂善相士矣、獨惜失之於侯生也、夫侯生者、特齷齪閭里之俠耳、其為公子計畫者、皆所謂不義之義、惡足以為賢哉、竊魏王之符、奪晉

大意有 獨惜 以下 全旨



新撰詩文集卷之上

鄙之軍雖卻暴秦而存趙於危亡何以償公子負秦之罪哉殺公家之忠臣而徇一己之私義噫信陵者一逆賊耳然彼公子亦不自知其罪之至此也特為侯生所誤豈不惜哉余察公子之為人天資溫恭從諫如流勸善不倦者也若使其客皆賢如毛薛二公則公子之所成就豈可料哉公子銳意求善輕信人言而不審其義其失於侯生者亦以此耳觀過知仁吾於公子亦云

白起論

同

如此文石

天下之禍常存於不虞而福亦存於不虞禍福相生

於十之十

如環無端大之有國小之有身靡不皆然况戰陳之際事變之可虞在瞬息之間邪是以朝勝者為暮敗之資暮敗者為朝勝之資故善戰者不求勝於勝之日而求之於敗之日不虞敗於敗之日而虞之於勝之日斯謂之良將矣不然則一勝終不可保而一敗不可復收故良將者勝而弗喜敗而弗患勝必有可保之術敗必求可救之術昔白起之勝趙也詐坑其四十萬人當此之時危哉秦也岌岌乎甚於累卵何則趙俗素重氣義其四十萬人之子弟方恥其父兄之死皆欲出死力而甘心於秦當此之時趙若有人

驅其子弟西嚮而攻秦趙卒奮呼跳躍勇氣百倍靡
不一當百其破秦必矣是所謂求勝於敗之日者惜
乎趙將怯惰無一人爲之唱而遂成孺子之名白起
亦不慮敗於勝之日乘其勢而逞其酷暴豈不危哉
其不取敗於趙者天幸耳惡在其善戰哉然秦溺韓
魏燕趙白起功居多頗以計策取勝亦多天幸耳及
其與應侯有隙不知大禍將至恃已功而凌同列出
怨言而驕其主安得免邪宜乎身死杜郵而爲人笑
亦不自備其不虞之禍也

讀管右府傳

齋藤拙堂

折於古者
可以爲最

使以醒
下真可感

管公之黜不特當時之不幸王室萬世之不幸也夫
自淡海開院以外戚秉鈞軸藤氏之權漸盛至於忠
仁之顧命照宣之廢立天下知有藤氏而不知有朝
家宇多帝患之欲抑其權擢公於博士置之端揆公
亦慨然以天下自任輸忠竭誠不暇自恤故清行之
規不肯從右府之拜不肯辭見其讓藏人頭辭關白
之命公豈戀爵位者哉誠不得已也當此時公以一
身繫國家之盛衰而成與否在天不在人則讒者之
言固不暇顧也使醍醐帝終不疑公則抑藤氏振朝
權以復近江寧樂之盛一反覆手之易耳唯其聽時

文辭
之
心

平管根之譜使公有紫海之行是以藤氏之權益熾
至椒房出於一門攝籙歸於一氏以村上帝之賢明
不能定為平之位以後三條之英邁不能奪教通之
請一轉為元保再轉為建久三轉為承久為延元天
下長為武人之有其始出醍醐一聽斷之不明耳惜
乎醍醐世所稱以為聖主而有此失豈天意耶抑人
事之未盡也

讀諸葛武侯傳

鹽谷箕山

古稱為非常之功者必有非常之行予乃曰有至常
之行而後非常之功成矣光武之初起也絳衣大冠

神詩得
無所
疾滯
全流
如水
所無
止底
古得
文

人皆驚曰謹厚者亦為之乎殊不知非謹厚者則不
能為大事霍光小心謹慎廢昌邑立宣帝文王小心
翼翼啓周家之基業孔明亦自謂先帝知臣之謹慎
夫知謹慎之所以為孔明則知孔明之所以為英雄
矣

國勢沿革略論

笠間益三

神代邈焉不可測度至神武運屬草昧遵養時晦久
在西陲一旦得時奮然而起雲蒸龍驤東征七年醜
類伏誅皇基爰定其業丕矣其烈偉矣列聖相承熙
熙雍雍無為而治至崇神敬神尊祖始置將軍以征

新撰詩文集卷之二

體誦自如詩者

仁德

不庭景行天縱勇智輔以日本武尊西征東伐四海
廓清成務畀國郡開阡陌大定民志仲哀親征熊襲
中道而崩皇后承之戡定熊襲餘威及海外謚神后
宜矣應神朝百濟王仁來文教始興承之以仁德之
仁躬行節儉與民休息立君為民大哉帝之語雄畧
猛厲嗜殺然天資英明晚年遷善勤政是其所以為
雄畧武烈之暴繼體改之欽明之時新羅跋扈任那
百濟仰我救援出師海外國家多事加之佛法浸入
蘇我氏三世專橫無憚遺毒餘焰歷數朝而益熾及
天智誅入鹿國家復如磐石建八省改法制郡縣天

下國勢於是一變矣只惜不早定儲位禍起骨肉陵
土未乾成王何在雖叔為臣雖姪為君君臣之間成
敗固難論然天武之武能承天智之智偃武修文勲
庸大集至文武文物漸開制度頗備元明元正女王
君臨宵旰圖治四海安寧聖武信佛土木妄作仁恤
之政不及於下孝謙嬖道鏡殆傾社稷僅有清曆社
稷賴安桓文英主征伐蝦夷獷俗讐伏遷都山城永
定皇居龍蟠虎踞山河襟帶真是帝王之都至清和
尤心醉佛法壯年去位立幼冲委政於藤原氏基經
之行廢立廢暗立明廟議雖善人臣專制之源實在

知以寒
夜知以
下君知
相君知
之相君
數過臣

於此字多良主識藤氏難制擢菅氏以抗之然去位
太速菅氏竄謫初志不遂醍醐中世之明主延喜中
世之隆治然信藤氏敗菅氏知寒夜脫衣而不思賢
臣捧衣於海隅千載之遺憾惜哉朱雀之朝有天慶
之亂朝綱不振可知矣自圓融至後冷泉大抵皆暗
君庸主藤氏益專權視萬乘之君如孤豚時則有安
陪時賴清原武衡之亂源賴義父子前後討平之自
此武臣邀功恃勢相踵叛亂政權之歸武門既兆於
此後三條以英明之資躬總大政厭抑藤氏紀綱復
振如大陽一出百怪消滅惜哉承以白河之多欲後

民膏血侈靡是極院中決政四十年所帷幕不修大
斃倫理保元之亂胎胎於此堀河鳥羽二帝之朝嘉
謨善政曾無所聞崇德既去位復位之念熾々如火
鳥羽晏駕即動于戈師固無名所以敗屢播遷南海
亦其所自取後白河罷藤原信賴立速平治之亂任
平清盛反遭其吞噬清盛擁立幼主身為外祖凶猷
日熾公卿屏息藤原成親密謀敗於前源賴政義舉
不成於後然而源賴朝者敗亡之餘流竄之徒唾手
於蛭島乘神人共憤之機誅鋤平氏如反掌雖以重
盛之忠孝雖以知盛之智勇遂不能救一族之覆滅

賴朝嚮殺義仲復滅平氏遂開幕府於鎌倉以制天下之政武人爲大君朝廷特擁虛器而已我國勢於是又大變矣賴朝貽謀不善禍起蕭牆其業遂衰北條氏以倍臣執國命承久舉兵騷擾輦下迫脅三上皇遷之海島悖逆之甚有不忍言者廢立將軍一如傳舍送迎旅客者何其易也傳至時宗有元寇之事一戰殲之揚我國光不慚武臣之名至高時昏憤狂愚屢不奉詔後醍醐憤怒討之官軍敗潰天子蒙塵然而有楠新田諸公輩出遂滅北條氏天下想望王政之美而帝志滿意飽廟謨不淑天下復思武門之

治足利尊氏伺機乘隙竅據鎌倉舉族一麾應者如蠅毛而起於是更擁立帝種是爲北朝而正統天子在芳野謂之南朝然勤王諸公前後死歿南朝不振中興業敗至後小松雖兩統歸一朝廷失政權武門之治如舊可勝慨歎哉足利氏開幕府於京師置管領於鎌倉張兩翼制東西其計策如勝於源氏者然而未數世強臣相吞噬各領數州其尤大者爲山名氏爲細川氏漸成封建之勢應仁之亂喋血於京師輦轂之下蕩然爲曠野至此天下不復知有朝廷幕府四分五裂鼎沸糜爛群雄四起恣極奪攘北條早

雲徒手而起奮攬英雄之智畧子氏綱孫氏康能承其遺志關東八州歸其版圖武田信玄據甲斐上杉謙信握三越摠奇皇變龍爭虎鬪曾無休時而織田信長勃興於尾張擁幕府令天下遂廢幕府挾天子據上國占地形徐圖中原甲越二雄旣死織田氏之威震天下獨有毛利氏張雄於山陽山陰跨有十三州信長乃西其鋒中途遇弒豐臣秀吉初起於人奴為織田氏將校遭遇變故西與毛利氏和東討光秀一戰誅賊承織田氏之遺業西伐東征籠絡群雄並吞天下分土割地封群雄賜功臣封建之形全成嗚

呼其雄才大畧可不謂不世出之大豪傑乎然時旣飽亂人思太平秀吉不知歸馬放牛之為良謀尚欲逞其雄畧出兵於海外前後七年兵連不解中途而沒其耀國威于外國則有焉自為則無焉是以扼肉未冷群雄各有自立之志德川家康國富兵強素有名望石郎結黨舉兵欲除家康關原之役一戰敗亡推君家之天下授之於人而不自知也大阪二役豐臣氏忍諸不祀悲哉家康知畧蓋一世其成霸業固宜矣雖雜以詐謀權術是亂世英雄之所不免不足深咎也秀吉一瞑宰制天下非家康誰居不然則天

夫下不足以用其法

舉其激烈忌刺之小失而惡之猶婦人女子知霆震之可畏而不知雷之德而已抑德川氏之在三河也播種而獲之淳然而生者右府雷雨之恩頗多矣而德川氏之所以報乎右府不過封其氏於小諸侯我為德川氏大慨之為右府深悲之

讀土耳其機新報

秋琴清逸軒

凡國家之患不在兵不强而在法不嚴不在法不嚴而在教不良矣夫教者存於心法者生於形而兵者形之最末者也故教不良則見善不遷見惡不憎強凌弱大虐小法與兵遂將不足用甚哉教之不可不

其為教下無能亦自有法

慎也余每讀土耳其機新報未嘗不嘆其教之不良也夫土國法非不嚴兵非不强而其為教貴相制而不相知相愛是以其臨下無不忍之心壓之以法威之以兵其待上亦無不欺之心力以抗之勢以偏之上下交相制唯不反之懼於是乎上有擅權糜賊以逞已欲者下有恃勢弄兵殘虐無所不至者遂至帝位屢替藩屬並叛無之能制是必然之勢無足恠者因竊有所感夫魯國之於撒兒比亞滿得濕哥其意不在贊其獨立而在削弱土國而土國不自修而務乎外一旦有魯騎長驅則其不如擣朽摧枯者幾希尚何

暇問撒滿乎撒滿得志則魯亦得志魯得志則其禍
豈止於土國哉是可寒心也嗚呼為國者其可不
戒慎邪

說之部

貓狗說

賴 山陽

貓捕鼠于內狗警盜于外各有其職以事主者也然
諺曰畜貓三歲三日忘惠畜狗三日三歲不失而人
常愛貓而踈狗何哉以其形體則狗之粗不若貓之
臧也以其聲音則狗之厲不若貓之嬌也以其性情

假而
鼠日
感日
近日
疎日

則狗之剛決不若貓之善柔便辟也是以貓之於主
人不離其左右出入其閨闈食有魚食有禡而狗則
寢於土而食於餒終歲不得望見主人之面認盜而
吠無賞縱鼠而不捕無罰可悲也夫

木阪生名字說

阪井虎山

木阪生高宮郡名著姓也通稱文左衛門鄉俗呼之止
曰木文蓋孰姓與稱各取一字以便稱呼初無有意
義如所謂鴻善棍作皆是已然鴻善棍作實無意義
而木文乃經史雅語加之木而有文其材必美人以
告生曰是亦佳號矣生曰有文之木其心未必直因

新撰詩文集卷之七

自命其名曰直心其意欲先直其心而後美其文可謂益有義矣遂求命字於余余字之曰潤夫則亦又有義焉夫直心古德字也傳曰富潤屋德潤身生之屋既潤於富矣我更欲使其身潤於德耳且德能潤身而後富能潤屋而不失於永矣故曰大德必得其祿祿即富之實而得則不失矣如彼鴻善棍作之徒固不足言也然其所以富甲天下而永久不失者豈無由而然哉而德者亦非他也直心之謂也心直於內而文美於外是謂之全美之材生能如此毋論鄉俗即士君子亦將呼而稱其德而屋之潤者亦豈止

于今日乎潤夫勉焉

老子猶龍說

川北温山

黠然而潛倏然而躍騃々然而冲虛變化不測此之謂龍可謂神且靈也然其肉不可食其皮不可衣則不如羊豕狐狸魚鼈可以食可以衣也凡天下之物有此形象必有此功用苟無此功用謂之不神不靈亦可史稱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既而目之以龍學者惑焉以余觀老子其言玄微欲體其教猶迹影搏風是夫子之所以謂吾不能知也曰然則老子優歟曰老子龍也夫子人也天下百年可以無龍一日不

至温山也凡有用者無出於世可後世所出者皆用也

可以無人也。推夫子之意，蓋謂龍之不可網，不可綸，不可罾，不如羊豕狐狸魚鼈之可供用也。

棋記

鹽谷篁山

棋機也。寓兵機者也。故有守有攻，有正有奇，虛實、陰陽、開闔、寓變化于法度之中，存紀律于縱橫之間。方其對局也，必先察彼此之情，審強弱之勢，算定而後下子，以正合，以奇戰，餌而食之，利而誘之，怒而撓之，鼻而驕之，要險擊之，設伏陷之，掎角擒縱，離合出沒，回死乎生，轉敗乎勝。始而處女，終而脫兔，如風如火，如山岳不動，為魚麗為六花，為常山蛇勢，整々

肅々不可犯，紛々紜々不可亂，陷死地而勝，如韓信破趙，出其不意，如李朔襲蔡城，以術誑敵，如孫臏獲龐涓，轉敗為勝，如田單復七十餘城，千態萬狀，出沒變幻，靡有窮已。蓋雖勝敗無常，大抵得機者勝，失機者敗。機者猶如弩牙，一發不回，間不容髮，故能知機者，惟爭一著，如豐大閣之趨賤嶽，如平右府之襲桶峽。先則制人，後則為人所制。一先一後，勝敗係焉。善知其機，而後棋可為也。予不解棋，好觀人圍棋，殆忘寢食。始知爛柯之不虛，恨不生於戰國間，獲見良將謀士，神變鬼化，決機乎兩陣之間也。作棋記。

傳之部

紀那須與市事

譯平家物語

柴野栗山

既而阿波讚岐叛平氏而待源氏者所在山洞往々
 十騎二十騎相將而未歸判官兵及三百餘當日日
 向暮不可決勝源平交收兵而退海上艷裝一小舟
 望岸搖來距岸七八段轉而橫軸而止源軍疑而視
 焉舟中出官娃年可十八九綠衣紅袴開純紅扇画
 旭曦者插竿樹之船頭向岸而招判官召後藤實基
 問曰彼欲何為對曰是應使我射也臣意或者將軍
 進當箭道而觀翫姬妓則欲巧狙而射落也但扇則

海上以下
至岸而
招如畫

似可使射者焉判官曰我軍可能射者為誰對曰功
 射固多孰中下野國人那須太郎資高之子與一宗
 高者力雖稍劣而手則巧利矣判官曰有徵乎曰諾
 其賭射禽鳥三必二得矣乃命召之與一尚二十左
 右之男子也披茶褐戰袍紅錦飾襟袂擲青縮甲佩
 白帶刀背負一箬二十四枚班羽箭加插鷹羽鳴鏑
 一枚腋繳纏漆弓脫盤繫鎧紐進而跪馬前判官曰
 宗高汝射扇正中令敵人寓目則如何辭曰臣自料
 不知其可能也若誤射則永為我軍弓矢之辱矣請
 更命定能者判官大怒曰此行發鎌倉赴西國者其

有較字
會以下
至以
閃曜
真上
之趣
八階
以階
能下
馬

豈可違義經之令若毫存枝梧者須速歸鎌倉與一
私謂若再辭恐成惡意乃曰然則其逸則臣不敢知
也既有命矣請嘗試之乃起鐵驪肥健駕金鞍鞍以
跨之整頓弓在手促轡向汀而步我兵目送久之言
曰此壯夫定能者判官亦視似以為委得人焉既的
道較遠驅馬入海一段許距扇猶有七段遠近時二
月十有八日日已加酉會北風頗烈高浪打岸船乍
湧乍陷而漂泛扇亦不安等而閃曜海面則平軍一
行列舳而注目岸上則源軍並轡而凝視極為顯場
盛事矣與一閉目默禱曰南無八幡大菩薩殊我國

我國
之風
俗者

有結句
有力

日光權現宇都宮那須湯泉大明神請令射夫扇正
中也若誤事者折弓自裁面不可再向人也神欲使
一歸本國者此矢勿使逸焉既開目風粗恬扇如容
射者乃取鳴鏑架上引滿而發雖然劣力而十二拳
飛鏑響浦長鳴射斷扇眼上寸許餘力速去入海扇
則揚而舞空被春風翻弄一再颯然散落海中純紅
之扇夕日映發委白波浮沈泛々舟師擊舷而賞贊
陸軍鼓箛而謹呼

紀俗傳猿島復離事

中井履軒

經四十有七年春王六月丁戌大雨雪夏七月解師

其適野句然有來處
初下偶之通其
初下偶之通其
不絕疾以
經月六
不雪
書不
為無
張柿
妙本之

伐袁甲亥入袁獲袁侯戊丑用袁侯于解山秋十月
傳四十七年春大雨雪書不時也七月解代表獲袁
侯復離也初解子之未生也其母適野見袁侯在樹
上食柿也從而請一顆袁侯怒擇未熟者而投之中
龜甲破而卒解子胎方盈自闕出匍匐橫行而歸長
而好勇善擊劍恒弩目戟手而罵曰袁侯親離也我
必復之每罵未曾不噴沫歲時黍以為糧是歲大雪
無柿實袁侯大饑於是興師麻石遇諸途問將何之
解子曰伐袁復離也所齎者何曰黍團為天下之最
麻石請從許之牛異金聶金咸粟子亦至謂之如初

敘事
漸有
馬之
風

皆從焉壬酉圍袁金咸與粟子宵孔壁而入金咸匿
于衾中刺袁侯粟子爆其爐袁侯一夕三遷丙丑解
子親以師門焉牛異伏于門側麻石金聶先登袁侯
懼欲奔方出門遇牛異而滾焉麻石下而厭之金聶
挾之去其指解子揮劍三擊到之遂滅袁侯戊丑用
袁侯以祭其母也

蹲鴟子傳

賴山陽

蹲鴟子者琉球人也姓甘氏名諸其先曰芋氏出于
荆蠻芋氏之族有數種其在蜀者最富居岷山之下
楚漢之際有卓氏者因其力以致鉅萬其後微无闻

至魏晉家聲復著晉秘書郎左太冲列舉蜀之材賢
芋氏與焉唐宋以來益著其種類遂周九州施及海
外諸國而琉球尤著焉蹲鴟子生而魁偉重厚有才
力為族人所推為人鳥啄而巨腹如鴟之蹲踞故稱
蹲鴟子云或曰其致富類鴟夷子故云慶長中島津
氏率兵五十騎南略地至琉球降其王悉收其貨寶
子女而北當此時國內稱父米瑰琦者皆自炫以冀
其米取而蹲鴟子獨自晦匿島津氏聞其有濟民之
才同舟而歸曰吾為政此土豈可使野有遺賢乎蹲
鴟子自是為薩摩著姓後漸登遊諸道无所遇明督

初池田氏銳意國政諮訪材能一日召老農數人問
之曰古之用材求諸畎畝女輩所知豈有用之簡而
奏功廣者乎答曰蹲鴟子其人也池田氏曰然寡人
亦謂爾乃使人聘之曰寡人惜子之才而辱在泥土
也今將升子於廊廟之上尊俎之間以議民事蹲鴟
子曰羈旅之臣慣於野不慣於朝君必欲用臣不若
因臣之舊用之池田氏乃從之五年大飢而獨備前
備中民免餓莩蹲鴟子與有力焉事聞征夷府遂下
教天下郡國皆用蹲鴟子子弟以備凶荒於是爭以
藍輿席褥聘其子弟而其種類遂播于六十州當是

豈蹲鴟子之
名殊吐鴟計

時宿門舊族勇情來服牛旁胡羅匐諸人見蹲鴟子
家道蔓延皆嫉之相謂曰彼以新進凌駕吾輩何也
乃相與謀置之醜地蹲鴟子處之晏如也曰居之美
者不便我也居久之其地望益高蹲鴟子性樸素不
飾而黃德內潤其平居必率其子弟疊々相引未嘗
相疎其濟入也不避湯鏟水火焦毛髮嬰金鐵剝皮
膚而不顧也然好與田夫野人交不自貴重是以聲
價頗賤王公貴人或不識其面而權衡人物者獨重
之云

烈幼女阿富傳

森田節齋

下曰以
然亦讀
之

浪華之市戶不下十萬而其間幼蒙旌賞者向有義
童項有烈幼女義童以身殉主距今不遠而人不記
其姓名者無由傳焉也烈幼女之事及今不記余恐
數十年後人或逸其姓名故為之傳女名富家在內
久寶寺街就人屋以鬻紙為業父早沒遺孤四女其
第二子也一夜賊數人突入舉家皆逃獨女與長兄
仁三郎及弟吉藏在賊挺刃劫兄問財所在時女甫
十歲以身蔽弟出所畜星金乞贖兄賊怒力背連擊
女女委身刀下曰殺兒赦兄無兄如家何辭氣悽惋
賊相顧感嘆引去後賊被捕自招市尹召女及兄親

山、山亦必待於偉人無乃以其類相肖歟吾聞川村處士與產也與多奇山水必壯薄遊既而來都下老於醫然其偃傲拔俗之概竟不可羈以勢利每夫意興忽到輒必求山水區而詣之雖數百里之遠不辭也豈所謂偉人愛山者非邪曩者以其所觀之山屬谷生文晁悉圖之將欲以與世之愛山者共之閱歲乃成因介谷生請余叙披之則巖岫竇竅之叢葉而谿訝與夫英靈之所窟宅石室之所闕藏一皆縮在尺籍內使觀者恍乎神會如目睹而脚踐洵所謂不起戶庭坐挹萬里者矣嗚呼處士不直愛山而又愛

猿鶴下才以文溢上紙

愛山之人其為愛也不亦滋博乎余雖偶未見處士而愛山頗與處士同則已在愛藉中矣叙引之請何以辭為獨奈今謬墮塵網猿鶴久絕夢想徒切雖然男婚女嫁待以十年則必將青鞋布韉從處士於山顛水涯肆意游覽以賦遂初不知處士肯為之前導否姑書此問之

松陰快談序

長野豐山

全文自最得甚矣

余之僑居京城也軒外有古松一株夭矯翦軒如遊龍舞鳳余撫而愛之及日之沒山月之飛空則涼影參差中庭如流時有稚子高吟曰水上清風非有著

松間明月本無塵、余卧而聽之、不覺躍然而起、拍手和之、已而歎曰、此境界一味、恨無人共享之矣、居久之、聞足音、蹙然則有二三客提攜而來、余為設席、松陰與之、啜茗、酌淡酒、陶然以樂、古人云、又得浮生半日間、我輩之閑、豈特半日而已哉、於是余為之商榷古今評品文詩、其餘及山水花木書畫筆墨之末、衝口而發、無所擇也、一談一笑、未嘗不抵手稱快也、乃謂客曰、子亦曾聽稚子之吟詩乎、水風不著松、月無塵、是得我談之意、且彼偶然高吟、以自快焉、我聽而悅之、不知客亦能悅吾之談否、然悅之、亦可不悅

亦可、我快吾談、奚必問人之悅與不悅哉、客啞然而笑、且去、又來、固無妨於我之閑也、積日累月、談益多、端因自錄之、稍積為卷、名曰松陰快談、亦非以快人也、以自快耳、夫月之夕、松之陰、乃緝我書而快誦之、安知不復有旁人拍手稱快者哉、

送駒留伯盛移居沼津序

安積良齋

予識駒留伯盛於海鷗文社、其為人英穎、喜文章、酒酣耳熱、談辯如雲、洵足壯吾黨之氣、今將徙沼津、沼津在富士峰下、伯盛舉目即見之、請以此論文可乎、

夫富士千仞削成八面玲瓏為眾嶽之宗文之骨格
宜如此也否則昇矣三峰插天上有太始之雪下界
未曙先受旭光燦如金芙蓉文之風神宜如是也否
則陋矣噴雲吐烟曳而為縞帶聚而為樓閣奔而為
怒濤散而為擘絮文之變態宜如此也否則套矣至
其盤三州亘萬古巍然為大邦巨鎮則以神氣充塞
其中也文以氣為主亦當如此否則散以緩矣由是
觀之富士乃造物者一大文章而開闔馳騁抑揚頓
挫之法皆具焉伯盛仰而觀之俯而思之必有所自
得而文之長進沛乎其不可禦也他日復來參文社

結力不後
及可企

則人將推為藝林中之芙蓉峰矣吾雖老尚能拭目
觀之

東坡外傳序

川北温山

此亦要評其
及與之雖

雲停於天半漠々爾唯風焉依東坡其如雲邪水行
乎地中滔々然唯執是從東坡其如水邪稚子指雲
語其遠近廣袤至人鑑水說其利害變化以為遠則
遠以為近則近以為利則利以為害則害其廣袤變
化亦皆在稚子至人之心目當其行抱嶺岫流繞巖
崖則可愛翫之極而亦不能審其何故矣東坡之學
之文浩然博雜然駁荒々然不見其端倪天子期以

宰卿之器、儒者許以經緯之才、術士擬以權謀之雄、佛氏待以解脫之祖、道士醫人書畫者流、無不咸謂吾曹之師也、豈不以其淡然無心、不可測度、如雲與水哉、東坡作及自云、猶行雲流水、余謂舉其一世亦猶行雲流水、然而雲能致雨、水能育物、均之治澤、無窮而東坡之澤何在、曰、行雲耳矣、流水耳矣、余唯取其可愛、可翫、爾、余持此論久矣、中井乾齋著東坡外傳、乞余一言、乃題之卷端、

送岡永世襄序

安井軒息

唯以一家

唯無家也、故四海無非其家、唯無財也、故萬物無非

則以不為天下

又甚高而晉之

卒然以下真士之語

其財也、人皆營之、而我獨晏之、人皆戚之、而我獨悠之、意適則止、興盡則去、舉天下之物、無足以累其志、世襄之於斯世、何其綽然有餘裕也、予與世襄交二十年、觀其所遇、昔劇而今閒、昔羸而今健、昔富貴而今貧困、今之勝於昔者二、豈非以其勞於形、而逸於心、邪、而杖履所到、文人韻士、爭延之、相與哦詩揮毫、品水評山、欣歡暢適、不知飢寒之迫、其後則其一者、亦不足為世襄憂、宜矣、其能超然於事物之外也、田寅七月、世襄從關西來、曰、與子別三年、請竭一夕之歡、予喜其淡於名利、而厚於故舊也、援而止之、而世襄為予止九閱月、頃者、卒然來告曰、時氣調矣、禽鳥

青山之句有感

和鳴而埋沒於車轍馬蹄之間、恐江山笑人、我將北
吾踵、予不能復止、出送之門、曰、青山無盡、江湖之水
湛然、往矣、世裏北地、雖僻乎、必有與子同是樂者、惜
予未能從子而放浪於江山之間也、

克庵紀行序

藤森弘庵

忽而山、忽而水、忽而輿、忽而舟、忽而接士人、忽而參
緇徒、忽而從野老、忽而對女流、忽而醉飽流連、忽而
饑渴奔走、境遇百變而遊者之適、未曾不在其間也、
忽而莊語、忽而嘲謔、忽而嬉笑、忽而怒罵、忽而長歎
深慨、忽而遊戲三昧、結想千態、而文人之適、未曾不

今使竹林之賢
亦於此必
一日亦於此必

在其間也、克庵子既適於遊、又適於文、於是乎著此
編、人讀之、見其如此也、或罵以為狂、為癡、為醉奴、為
孟浪、克庵子輒夷然不顧、猶然笑之、曰、罵任汝罵、適
我適耳、且今天下廣矣、學者夥矣、安知不有讀之而
適我適者乎、就使不得之於今日、亦安知五百歲之
後、不有讀之而適我適者乎、苟五百歲之後、而遇讀
之、而適我適者、是且暮遇之也、不知者之罵、以為狂
為癡、為醉奴、為孟浪、於我適何傷也、弘庵居士聞而
竒之、乃書以為之序、

英國議院章程序

木戶公先

可謂議院之至矣

公天下之道莫善於議院焉而設議院之可否則存於人民之智不智蓋人民既智而不設之者是賊民也人民未智而設之者是亂政也賊民與亂政皆不可為而論事者概持其一端言其可者未嘗問其否也說其否者未嘗講其可也曰之可曰之否要之非僅々論者之所能議定若夫一國之公衆至於略能辨知理國經世之為何物不廢示論而其實始見矣本邦王政一新為日尚淺教育未洽今之時乃設議院之時乎予之不得其說也久矣幸遇村田氏之有此譯焉試隨此卷之發兌以卜人意之所向

新撰詩文集卷之上

英雄百絕序

湖山老人

世之詠史者多矣大抵不能出賴家範模所謂屋下架屋不如不作之為優也谷君南涯亦好詠史議論超卓不襲古轍詞格高爽可誦可歌頗有獨詣之妙因謂詠史拘々于賴家範模者要坐於才學之不足耳苟才學過絕人擒縱在手自出機軸何必做他人之繫乎予於南涯詩乎觀之乃書以警世之碌々終身在人屋下者云

霞浦游藻序

五龍老人

余與三島遠叔同山陽人也遠叔仕松山藩余仕岩

新撰詩文集卷之上

國藩而其登藩籍皆出自儒負矣嘉永中余之遊伊
勢訪齋藤拙堂翁速叔既在翁門握手歡然如舊相
識也歸藩後相共往來文詩之交密矣無幾速叔與
余各參藩政吏務鞅掌不暇及他事至王政維新之
際余與速叔皆拜審官遂共轉大審院判事於是同
僚協力之情殆有倍於往日焉余之與速叔出處進
退何其相類之至於此哉頃者速叔示余以霞浦游
藻乞一言受而閱之速叔在新治審廳日公退餘暇
所成也居劇務而富新詩如此自非胸中有閑日月
者惡能至此乎余自拜審官日夜埋首簿冊不能從

事於唵哦諷詠者既歷八星霜矣乃知余之與速叔
出處進退之相類者獨在形跡而至有得於中者未
嘗相類也嗚呼余不及速叔速矣因舉其不相類者
揭之卷端以企望余之相類速叔於將來也

古琴圖錄引

小舟客漁

牙絃絕密散亡無復有遺音徒遺千載痛恨焉耳心
越師我牙絃也亡百八十餘年遺音不亡而十琴齋
先生其深造者也一日與諸同好抱琴會於江上將
以祭師倚樓鼓一再作宮商松泉響山石落坐者無
言星氣欲稀冷風颯然覺師從大荒而降也曲終先

今人多讀其是術也淺而深之學
多因者易其是術也淺而深之學
多因者易其是術也淺而深之學
多因者易其是術也淺而深之學

先出一冊子，頒示座客，即圖錄此日所操十琴齋古琴者也。因徵予書其首如此。

鳴盛社詩稿序

錦山勝之

鳥之喞々、蟲之唧々、皆有所感而發也。鳥蟲且然，人豈無感乎？人之所感不一，故其聲音之發為詞章者，亦自有別焉。若夫處亂離坎壈之時，則淒惋悲騷之音多，而遇清明隆治之世，則穆雍和煦之聲不闕。是其所以感於中者，猶黃鸝之嘽、烟霞寒蛩之啣、風露歎、入是社者，或臺閣貂蟬，或江湖鷗鷺，均是以詩鳴國家之盛者，宜矣。其聲音之洋洋乎，娛耳而歡心，謂

以下或以神

之明治雅頌，無不可也。嗚乎，余亦一太平民，幸辱社盟，有嚶鳴之義，奚得不大聲揚言乎哉。

小山毅卿留丹稿序

湖山老人

安政文久之際，武治錯亂，拘幽正人，枉殺烈士，憤怨冤痛之氣，充塞天地，無幾致霸府傾頽，蓋自取之也。我友小山毅卿，慷慨之士也，亦曾罹奇禍，此稿即成于獄裡拷訊苦楚之餘者。一日示余請序，余一閱慘然，忍而掩之，忍而披之，如所錄大橋訥庵、關鍊之助諸人死狀，不能卒讀，目又追悲，賴三樹、藤森弘庵諸舊冤屈而思，余輩波及之禍，為之懊惱，飲食失味者

三日、余安忍作序言乎、既而有悟、啞然大笑曰、斯卷
譬之寶刀、方毅卿之在獄也、猶如其埋沒豐城、精氣
光、恠上于斗牛、世之為張華者、豈不識而惜之、今則
人視為無用不祥之物、雖然、方今赫々文明之業、安
知非基於此、無用不祥之物邪、毅卿業已留丹心矣、
我乃嘉其精氣益昌、而不衰、文詞之撲野、何足疵乎、

省鑑錄序

勝 安房

花之先於春者、為殘霜所傷、說之先於時者、為舊弊
所厄、雖然、不有先者、則後者、何以警起乎、余親姻象
山佐久間翁、先唱開化日新之說、於數年前、終遭厄

此古今之通悲矣

遭厄中、筆數章、題省鑑錄、截筐底、男格亦連累、流離
顛沛之間、守此遺稿、頃携來示余、因助資上木、嗚呼
說之魁于眾者、不免遭厄、今世人若以此書為平々
無奇邪、則余將曰、子之見識、至此者、豈非遭厄者之
賜耶、

新撰詩文集卷之上終



48-13666

010190525622

25

63

210

69

1817